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止齋集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十三 集部

止齋集卷二十八

宋 陳傅良 撰

講義故事 廟議附

右史進故事 紹熙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唐陸贄奏議奉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

姦人賣弄所致患害失在推誠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聽納卿宜深悉此意於是陸贄上疏極陳其不可有曰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由是有失實之聽又曰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

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又曰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専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情理道全乖顛危可待臣嘗論之若德宗可謂好疑之主若陸贄可謂善諫之臣矣臣比因賜對亦嘗有所建白而玉音下諭頗涉疑情故敢輙陳前鑒以備采擇

資善堂進故事

太子體不安苦怱怱善忘不樂詔使王襃等皆之太

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

元帝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宏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名致廷尉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名致廷尉

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

元帝紀贊曰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而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劉元城先生安世云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八九年固深知元帝之為人及元帝即位乃欲逐去許史恭顯元帝昏庸豈能去許史恭顯哉故恭顯奏堪更生等下獄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

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且望之久為太傅知太子仁柔宜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為人主今乃憒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太子侍燕之語可謂甚美既即位益鄉儒術然不知名致廷尉為下獄何也習聞書生之談而不通於當世之務故也觀其苦怨忽善忘不樂則其天資固中人以下耳望之堪輔導各有年無能改於

其德一旦即位乃欲勸之去宦官外戚用事之人豈不謬哉而望之竟以譖見殺善乎劉安世論之曰望之知太子仁柔宜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為人主今乃懵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經筵孟子講義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

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廏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者言

上無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縱欲而專利也處士橫議者言自天子至於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化為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處士各橫為議論人自為一說家自為一書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言處士橫議者雖多於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教盛行而莫之抗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言從其說者之衆也舉天下之能言者不以楊朱為師則以墨翟為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

無復道也楊氏為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所以闢楊朱也何也朱之為說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為也且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葵藿之於太陽江漢之於海鳥獸之於麟鳳皆此物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為主忘家以徇國非直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無愛是無父也者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

也翟之為說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為之差而獨隆於父記曰為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以為人子矣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言苟私其父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

父之妃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者孟子極其弊而言之也人所以相羣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疎之分定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厭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此孟

子舉公明儀之語推廣言之也公明儀以為國君之肥馬在廐而民飢莩在野是為君者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盖孟子終言楊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於萬世者非儒者能强之也誠以三綱五常不可一日殄滅故也三綱五常不明而殄滅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矣自古及今天地無不位之理萬物無不育之理則三綱五常

無絶滅之理三綱五常無絶滅之理則孔子之道無不足尊信之理今楊墨者自信其私説而不信孔子故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如此則邪説行而仁義廢今夫人之所以老者相共養幼者相撫字敵已者相往來以其本諸仁義之心也無君則不義無父則不仁矣此心茍亡則私慾横流弱者之肉强者之食爾故曰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説者不得作此孟子以衛道自任之言也且孟子非好辨

也懼斯道之不明而人心淪胥至於仁義充塞也所謂人將相食者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此聖賢之所大懼也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言淫辭邪說之初亦甚微也不過其門人弟子轉相傳授以為可行而深信之焉耳夫茍有是說也在於人心則不見之於行事斯已矣茍見之行事則必害及於其事不施之於有政斯已矣茍施之於有政則必害及於其政

孟子逆知二氏之學一日得志於天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者孟子篤於自信之辭也臣聞之曰天下未嘗一日無邪說也聖王在上教明而禁立雖有邪說而不得行耳反道敗德侮慢自賢有苗氏之邪說也而虞舜遷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有扈氏之邪說也而夏啓征之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商紂之邪說也而周武滅之然則道術分裂間為異端自唐虞三代有焉而卒不足以干大中

至正之統者聖王在上故也今夫楊墨非有王公貴人之勢也非有醲賞以誘率人嚴刑以驅迫人也又未得嘗試其術於戰國之際也而天下翕然從之不歸楊則歸墨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一夕之故哉盖聖王不作則教不明禁不立教不明則曲學之論興禁不立則朋邪之類勝及其末流而莫之救也由此觀之凡不本於孔子而敢為異說者豈不甚可畏哉有聖王者作豈可不深察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抑遏也兼并也言并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懲艾也言南艾荊楚及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為已任當堯之

時洪水為天下害商之末夷狄禽獸為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為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詖行為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昏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啓迪人心而歸於正者也則以生人為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

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於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於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言凡以盡聖

賢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也夫為人臣為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為己任況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乎今敵國之為患大矣播遷我祖宗丘墟我陵廟搥亂我中原塗炭我生靈自開闢以來華夏陵夷未有甚於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左將以討賊而沮於議和孝宗憂勤十閏經營富疆將以雪恥而屈於孝養二聖人之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神器豈得一日而忘此耶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

當以天下為已任而不敢以位為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為樂者每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為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如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特因兼吏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於此皆陛下之所當講也臣不勝拳拳

僖祖太祖廟議

詩清廟祀文王也　執競祀武王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先王謂太王以下先公謂不窋至亞圉）思文后稷配天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雝禘太祖也（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生民尊祖也　天保禴祠烝嘗於公先王

禮記中庸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大傳禮不王不

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盧植以禘嚳為五年殷祭以后稷配之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　司几筵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

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周

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先祖謂先王先公天府掌祖廟之守藏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馬融云諸言祖者近言太祖遠言始祖若公子之子孫有為國君者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春秋外傳魯語臧文仲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

項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

以經傳攷之自商而上以受命之君為宗而祖其所始生之帝故虞夏以舜禹為宗而祖顓帝商人則異是矣亦以受命之君為宗而祖其所始封之君故商以湯為

宗而祖契周監二代郁郁彌文於是以受命之君為祖繼祖為宗而郊其所始封之君故周人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未稱王何以得為受命之君周公為之也其在詩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此周公推受命於文王祖文而宗武之事也其在詩思文后稷配天則稷之郊樂也清廟祀文王則文王廟樂也執競祀武王則武王廟樂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則又文王配帝之樂也文武每廟各有樂章而后稷廟無專樂則見周祖文王而后稷不在七廟之列於是有先王先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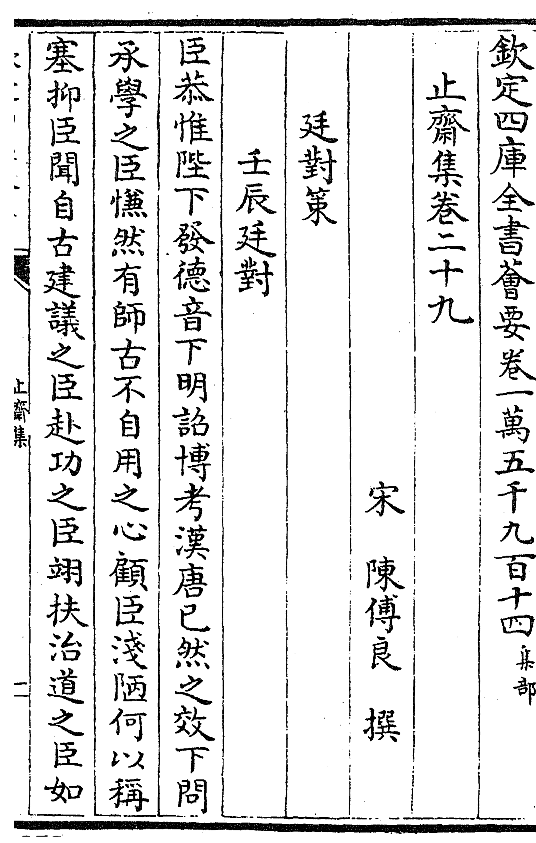
廟祧先王謂太王而下先公謂后稷而下其在詩天作
祀先王先公則后稷以至太王王季之廟樂也天武每廟各有
樂章文王配帝又別有樂假如后稷為太祖則不應但有郊樂而無廟樂今天作一詩通用之先王先公則由
王季而上其遷主皆藏於后稷之廟而合享之明矣在書洛誥秬鬯二卣禋於文王武王烝祭歲文王騂牛一
武王騂牛一不及后稷不應每事皆遺太祖又明驗也由此言之后稷固先公之
廟也守祧八人蓋以此以天保之詩曰禴祠烝嘗於公先王先公時祀固同而周禮享先王禮甚備享先
公但用鷩冕或亦有隆殺之等記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
王太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當武王之末

追尊三世周公金縢之卜但告三王則太王為祖而文王猶為穆考酒誥所謂穆考文王是也成王制禮作樂更定廟制於是推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閔予小子之詩曰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則武王祔廟成王時也雖禘太祖謂文王也其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則是以文王為祖而武王為昭考矣武王為昭考故文王之子皆第稱昭富辰所謂文之昭武之穆是也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注云祖廟謂后稷始祖之廟詩禘太祖注云太祖謂文王王肅家亦曰文

王自是祖廟孝經云宗祀文王宗自訓尊則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王鄭同此說也喪服傳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始祖太祖明文也馬融云諸言祖遠言始祖近言太祖是也韋昭曰商家祖契周初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成大王之業而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而後更祖文王宗武王此說近之矣孔子稱之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為周公其人言非周公不足以及此明非夏商之舊也周變夏商非特此也追王至於三代前此未有也繫姓

至於百世前此未有也推其所自出至於禘嚳又前此未有也商人禘舜至周禘嚳世數益遠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漢魏以來諸儒攷經不詳或得或失王鄭二家互相詆毀要不足深信此某所以專以經爲斷以贊廟議之決恭惟本朝世次弗彰今當以太祖之所推尊爲定以僖祖爲始祖之廟與太祖之廟皆世世享推廣孝思崇長恩厚則羣臣之議不相牴牾而大典可就矣

止齋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十四 集部

止齋集卷二十九

宋 陳傅良 撰

廷對策

壬辰廷對

臣恭惟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博考漢唐已然之效下問承學之臣憮然有師古不自用之心顧臣淺陋何以稱塞抑臣聞自古建議之臣赴功之臣翊扶治道之臣如

遇聖主則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臣亦稽之漢唐興王雖六七作考論君德鮮能全美是以規模褊廹而治效凡近陛下寛仁神武對於三五之隆所以剪除文具脫畧邊幅嘉與羣臣洗凡而破陋以躋至治以迓宏休甚盛甚美臣愚竊量度陛下之聖誠具二美臣觀比年有大更張宥大施設造命之初慮不可奪一旦事狀陳露陛下頓悟立改曽無留難天下咸曰陛下之無我自昔所進今不知其為何以其間盖有違詔令負任使者

陛下察見情偽一予一奪動中公議天下咸曰陛下之知人夫以無我之量知人之明於漢唐可俯視焉而臣伏讀聖策曰朕丕承大統司牧兆人寅畏嚴恭懼德弗類是以順考帝王之憲鋪尋載籍之陳求其可師以濟於治蓋方憮然師古而不自用如此則臣所謂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捨此時尚安須耶然而十有一年於茲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欝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獨何歟或者陛下之所以聖亦所以累盛德

歟不自用之心雖能形之於言未能充之於事歟臣竊迹前事曩者創復發運經營移屯當時廷臣亦有疏其非是者而陛下姑惟試之終於無狀今謀者有譴矣將命者有譴矣豈惟朝野誦九重之不吝而服其英斷哉雖陛下將自喜矣苟惟自喜是以為累夫有去故之喜則有圖新之謀抑臣未知來者之獻計果有以異乎此否也以臣忝之輿言揆之事情其誕謾苟且舉是類耳陛下捨彼取此而不察其適相類臣恐後之悔今亦猶

今之悔昔無乃以大有為之時徒費而為改過之日月乎夫以天子聖明春秋鼎盛何向不立今且二紀歷日彌長歲復一歲改過不給可不為惜乎漢元帝唐德宗寵任羣佞不移如山遇主如此政復何恨奈何以虛心大度過不憚改而僅足以度越庸主而竟無所施也聽言之道亦於誤者察之耳假如曩者以好邊功誤繼今言邊功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愛根本可也曩者以徼近利誤繼今言近利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識大

體可也且陛下何不一思曩者誰為主張是乎時不再來事且積廢每試不効曽未决捨已乃數悔而頻改之豈所以圖全耶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也且陛下之所尊信所寵任其果以為皆忠實而無欺乎深謀遠慮而無敗事乎若果待之如此臣知陛下必已舉國以授之矣今乃不然雖已尊信已寵任蓋至於論人論事之際陛下類有執而不從從而不盡者然則尚疑之歟夫尚疑其人則必旣其情而待遇如

故委寄如故而舍而弗問何耶豈非聖明之意自謂吾能知之吾能駕馭之彼雖欲為欺不可雖欲害吾治不可姑亦縱捨而弗問乎以此自恃所患滋大何者聰明所加豈無限極萬機之務烏能偏知陛下之所執十不一二而轉移侵竊於冥冥之中殆不可勝數矣夫未知猶可耳既已知之彼且求固凡所以自歸於君上者惟有恭順耳惟有伺候趨和耳惟有養交借譽以盖前愆耳陛下見其如此因置弗慮豈知面從者皆所以為背違

之地乎苟無誠慤豈足憑藉令予之事權假之歲月足以遂其私矣徒曰鴐馭隂受其害此臣所大惑也大抵使貪使詐惟爪牙之賤役可也股肱心膂要須忠良用人之道百王一法不宜以洞見是非易此弗守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也夫陛下之慊然師古豈不曰吾將不自用也然而陛下以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以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始臣管窺陛下之所以師古是誠不自用耶抑名曰師古而實自用也

臣伏讀聖策曰惟七制之明后若三宗之顯王固本培基則有務德之君振旅治兵則有雄才之王習聞其號未睹厥成咸有所偏未臻於極夫樂其號而考其成患其偏而要其極誠如所言信陛下有師古之實矣抑臣有疑焉何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文之德則罪不孥宮不女惜露臺之費除租稅之征可謂仁矣然而恬芒刃之施釋斧斤之用惟尚寛厚其威不伸朕以孝文之文也而能厲之以武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文帝之寛

仁足以富民而所闕者武功也且陛下自度所以富民者何如文帝耶臣觀文帝以錢穀問丞相而陳平不對謂是有司事耳非所以煩廟堂由是漢之計臣得以自盡倉廩之吏至以氏其子孫臣不識今之所謂冡宰制國用於左藏之外别為南庫者何也且其辭曰經費一領於大農而增羡幣餘之入南庫受之其名顧不甚美乎然而操制國之權與司農孰為輕重增羡者遏有遷擢經賦辦否則莫能黜陟也厥今漕臣守臣類多自營

觀此二途意將安向是以比歲經賦日耗而南庫之積日滋大農告匱時捐數百萬緡以相補足比及奏聞屢有德色且均之爲國用耳虛彼盈此竟何謂耶夫兵廩如昨吏祿如昨凡歲百須如昨而大農甚匱將安取此陛下信以爲版曹諸臣自賣以取辦乎抑甘受闕額擁虛數坐俟之絶被誅譴乎不能爲此必且他爲謬巧以苟逭歲月之責是以上不加賦而民生嗷嗷夫暴征横斂出於朝廷則羣臣得以論列細民得以赴愬今也州

縣之賦一按故籍無秋毫加益焉而有司巧為斡旋暗相資奉旁緣科色誅求錙銖羣臣欲論列之耶細民欲赴愬之耶而獨無彰彰之名可以指摘所以至仁在上惻隱至矣而澤不下流是可不為寒心夫文帝以司農理財至於寡取陛下以宰相理財至於多取臣故曰陛下慕文帝之富民而不由其道所以評文帝者誠善矣而無益於治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武之功則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百蠻向風可謂盛矣然而積屍暴骨

快心胡越財賄耗而不贍干戈因以日滋朕以孝武之武也而能本之以仁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孝武之雄才足以强兵而所不取者薄於仁也且陛下選將厲兵亦嘗用武帝故事乎臣觀武帝操縱將帥最有繩尺一旦乃以愛故欲將貳師夫以帝之威靈寵一偏將其誰敢議而帝也必枚卜諸將貳師最吉然後行之誠不欲以女子之故弛廢家法抑絶廷議也今天下之兵不厲之三衙與邊帥乎或云近者禁庭之際專閫之寄往

往由徑抑臣疏遠未知信否間亦得之防夫走卒街談巷議以為諸將平時所以侵尅廩錢隱占伍籍貿易稱貸以謀聚財大抵將以結交媒進身耳臣竊憤之夫以陛下焉意戎事妙選授鉞雖大臣且不預議尚安有此日夜思念莫執其咎或者左右朝夕積譽之漸遊談之久亦足以宿留宸聽而客囬天聽耶患生所忽殆不易知陛下習聞姓名忽不以次用之當是時豈敢有誦言論薦者乎蓋其於簡記之先借助多矣夫斷自宸衷恩

顧歸下賂入私室怨在公家凡有愛君之心誰忍聞此
況又將帥素輕士不素附而欲望其立功靖邊不亦難
乎且武帝以私選將猶不廢公陛下以公用人奈何不
稽於衆顧得以容私耶臣故曰陛下慕孝武之強兵誠
得其所長而擇將之理未盡臣未見其能強兵也臣伏
讀聖策曰文者帝王之利器武者文德之輔助也文之
所加者深則武之所及者大唐之太宗實惟兼之觀其
內平禍亂外除夷狄安靖黎元各有生業史氏所以稱

其功德無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臣又以知陛下小漢家之偏尚而想正觀之獨隆陛下之志豈不大而學豈不博哉然臣據漢鑑今未能無惑而折衷諸唐殆有四未諭焉夫陛下以古問臣臣不敢徒以古對如陛下誠有慕於唐歟臣請言今之所以異於唐者願陛下審擇而更張焉則豈惟如唐將有隆於唐者惟陛下所欲耳太宗諫官入閤之制非以求諫耶而陛下不樂忤意之臣此臣之所未諭者一也太宗幕府學士之選非以崇

儒耶而陛下有輕視儒生之名此臣之所未諭者二也
太宗感魏徵之言使羣臣不存形迹陛下乃以近名責
臣下此臣之所未諭者三也太宗屈意雖臣而不以秦
府自衛陛下乃以合黨疑外廷此臣之所未諭者四也
臣非但以太宗望陛下者安敢懷所未諭而不試陳於
前曩者議除發運議遣泛使論思之臣一語不合往往
罷斥甚或流竄事亦少異矣雖然是尚有可諉者曰是
非官守言責也日近除授而臺諫有所彈奏舍人不書

黄學士不草詔是不曰官守言責乎盖職分常事耳而夜半一紙忽從中出或廢或逐曽不淹辰而吏卒譏訶不容寘輦轂下夫震霆不及掩耳古所以待桀猾也此豈陛下忠愛臣子進退惟命安用若此忽忽惶惑民聽哉夫陛下有混一夷夏之志而不能容一二齟齬之臣將以垂宗社無窮之休而不能少屈須臾之聽省闥臺掖虚位幾月臣竊恠此何景而見於不諱之時也太宗獨不怒諫臣乎宫中無髮之語尚能忍之深知言路開

塞乃人主切身利害彼紛紛以口舌爭者果誰為也臣以為陛下誠慕太宗當自求諫始腐儒空談祇亂人聽豈惟人主厭此雖稍知務書生固自厭此陛下不與共事其誰念之哉然而腐儒端不可用而不可有輕視儒生之名何也非所以招徠其類也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脫有真儒亦其儔輩或以取輕為媿而一動歸去來之心陛下安能有之夫燕昭之禮郭隗其虛聲猶足以致士焉有聖人撫御天涵地育而一旦有弃士之名哉且以

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謂陋儒其被戮辱蒙頓挫者誰乎
盖未之見而遠方之士風傳料想往往過當或曰經筵
特虛器耳科詔特故事耳賜出身特未混流品耳無乃
闕盛美矣乎十八學士豈盡全才間亦無過區區章句
文墨淺事而太宗無取並蓄厥意不獨為緣飾也臣以
為陛下誠慕太宗當自崇儒始夫好名之士貌異而心
不同如其浮躁剛愎掠美於己而歸過於君誠不足顧
惜也以臣泛觀人才無慮數等盖亦有介直而不隱疎

易而寡慮其温言似掠美其憤悱似歸過者要其存心至拳拳也至不自為計也若以好名槩視無乃非所以全愛之乎且陛下亦知其所以失者乎其器度不宏其所養未厚焉耳夫惟容小所以見大納汚所以成深人主固當有遠過天下之量也儻亦以不推遜為諱不彌縫為嫌不幾於示天下狹耶正使不然而以聖德洪深責備臣子稍稍矜露亦恐凡百在位俱不足以望清光佐下風矣陛下將誰與共理乎臣故以為陛下誠慕太

宗惟無以近名責臣下可也獨不覩魏徵請以諫藁付史官爭脫欲爭名將以焚草為賢矣仆碑之譏乃晚節一恨又何足法臣竊考自昔黨議多興於下何者此人臣相傾之私而非君上之願也盖黨成則大官重權利歸於己誅戮斬殺怨在一人而禍歸社稷若其不成又將沉浮苟免耳由此觀之黨議成否一無便於上者此太宗所以中持衡焉無所偏倚以銷伏其爭而和平其心臣愚不識近日戒令何為而合黨之言累累發也以

臣觀今羣臣大抵外同内異惟身是計何暇相黨假如議一大政疏一大臣甲纔譴訶乙且退縮其餘立而觀之耳甚者反是而迎合耳陛下何不審觀比年亦有議一事而連章不置如曩時濮議新法事乎亦有用一人更數年不奉詔如曩時李定入臺宋敏求李大臨蘇頌之徒乎亦有逐一人而同列乞與俱坐如曩時范仲淹尹洙余靖之徒乎正患人臣不同心耳而陛下方以為黨此人臣私議於國何利而可倡於君上哉臣故以為

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合黨疑外廷可也牛李之禍唐之所以亡也豈太宗家法乎臣伏讀聖策曰瞻言清風竊所嚮慕伊欲規其能事跂其成績何修何飾而外戶不閉行旅不齎何取何營而斷獄幾刑措米斗直三錢鄉家給人足厥道何由仁義功利四者之宜當安所施臣以為太宗能事成績不越數端陛下所為修飾莫若去其不如太宗而就其如太宗者捨是將有所營取焉非臣之所敢知也且陛下試思臣之所未諭者其與太

宗異果何由歟豈非恃天資之高明謂天下可獨運而專斷歟昔正觀之初蓋有以獨運之說惑太宗者矣而太宗卒莫之聽是以後功利先仁義而收家給人足之効陛下欲比迹焉而操其所不用之術臣竊為陛下惜之方今下情猶欝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懐不敢吐而陛下方且顧盻周行類不適用慨嘆當世殆無其人非以忤旨而去則曰是腐儒耳則曰是好名耳則曰是黨耳然則陛下臨事腹心將安寄乎於是乎雖有弃文尚

武親內踈外之心臣豈不知陛下固非好違經常然改圖而徒蒙不韙之議哉誠以一時聞望之士歷試而甚乜具十年以來凡許國者皆不踐言也大功未立萬緒缺然展轉周囬莫能與濟是獨非人臣負陛下至此哉雖然意有所偏則事有其禍詩不云乎無田甫田惟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臣竊憂陛下之他有所求將以獨運專斷而去道愈遠徒以勞心也且陛下之所以右武臣未知何如也竊聆近制削下拜之禮升雜壓之

序夫操馭英雄亦顧聖畧何如耳安用此瑣瑣為耶是固其細者也彼闔閭賔贊之臣肺腑之戚强名曰武特服飾類焉耳爵號類焉耳欲實安能而陛下優游容與累年之久而再畀之樞筦之地豈惟縉紳煩言章布喪氣下至於老兵悍卒亦籍籍後議有侮視不平之心方當大有為之時而但曰不必右武誠迂闊矣若陛下但以名取苟服飾爵號僅與文士異輙取而寵之百僚之上罷亦不失麾鉞居不足與謀也出不足與戰也無乃

似武而卒非乎夫以似是而非之人躐處民上而曰以作士氣以起戎功臣恐其去腐儒無幾也陛下何不因羣心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且陛下清心寡欲不翫細娛彼侍御僕從之臣凡所以承間而取憐者一無惑焉則陛下豈偏厚內廷者哉或者徒以好事遠畧好察臣下與利除害之心動乎其中而或爲容悅者所中耶何者欲擊射之便則不可與外廷共習欲探伺之姦則不可與外廷共議欲用嘗試之說則不可與外

廷共施行勢非此曹安用乎夫陛下用之纔不過此耳而影響氣豔足以傾人不惟容姦殆且生患比年羣臣或以言斥或以事斥者相繼也獨侍御僕從未有聞焉豈在位皆浮僞而彼獨無所蔽欺耶其地密邇其彌縫之計精也陛下手撓指顧彼因而趨之矣陛下聲嗟氣嘆彼從而和之矣若是而不能幸免將誰幸免耶外議因是謂果親之也患且必至陛下何不因羣心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陛下聖策之末丁寧於臣曰

子大夫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合志變義其知之矣其明以啓告朕悉意正論無枉執事朕將親覽焉臣誠淺陋無所稱塞區區之愚獨以為陛下有師古不自用之心而顧恃於獨運專斷任一意之所獨向而忽羣臣之所共違是以下情猶欝公論猶沮而士大夫猶有懐不敢盡故於卒篇乎獻焉而不復它云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拳拳

止齋集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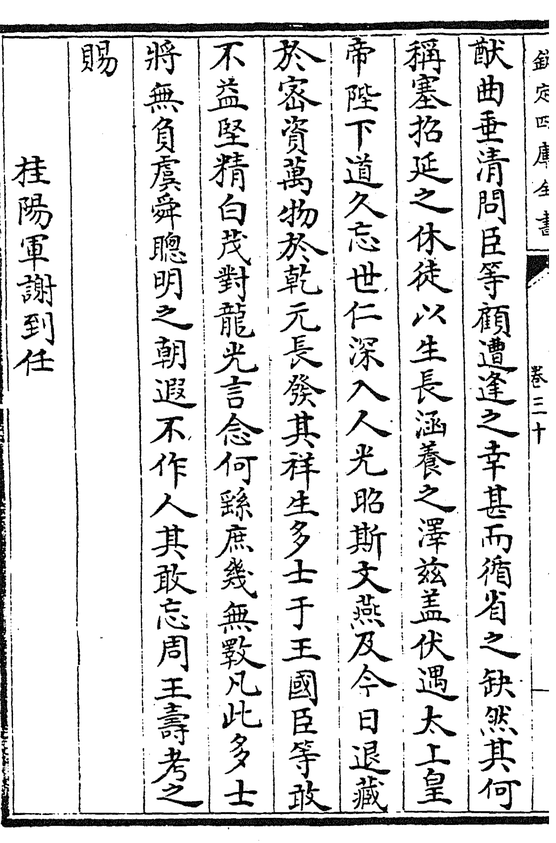
止齋集卷三十

宋 陳傅良 撰

表

乾道壬辰進士賜第謝太上皇帝

疎愚之對爰契九重聲教所陶聿來三紀推本功德度越古今中謝竊跡本朝家法之詳究觀列聖心傳之要規摹一以經術事業付之書生皇帝陛下所以載纉大



猷曲垂清問臣等顧遭逢之幸甚而循省之鈌然其何稱塞招延之休徒以生長涵養之澤兹盖伏遇太上皇帝陛下道久忘世仁深入人光昭斯文燕及今日退藏於密資萬物於乾元長發其祥生多士于王國臣等敢不益堅精白茂對龍光言念何繇庶幾無斁凡此多士將無負虞舜聰明之朝遐不作人其敢忘周王壽考之

賜

桂陽軍謝到任

湛恩所被樂歲相仍邊境晏然書生幸甚中謝伏念臣起於寒遠持是空虛慭嘗試之罔功欲自新而無路粵惟郴桂介在湖湘周職方之所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察惟本朝之建國合四海以為家盖壤地僅同於附庸則簡書皆聽其專達如臣疵賤際此休明雖貪假守之榮但求便道亦有來王之問爰至公車誠世所謂謹守三尺之常而臣實為上通九重之始譬諸毳子得言笑於親前意者孤根有發生之天幸兹盖伏遇皇帝陛下不

居其聖無斁於人凡試其外服之勞皆待以晚成之節遂令庸冗亦與寵光臣敢不言念昨非務收後効毋以已見紛更己便之教條尚於公餘增益未能之問學

高宗小祥慰皇帝

鋪筵仍几方篤時思鑽燧新烟忽更歲序九重號慟率土悲摧中慰恭惟皇帝陛下道對百王識高千載諒闇如古不拘易月之文練祥於今尚損踰年之禮追惟愈遠痛甚何堪伏乞少抑聖懷紹世德作周之孝特垂天

聽徇同心戴舜之誠

賀登極

揖遜相承乾坤嘉賴謳歌所曁夷夏宗依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篤生元良遵養濬哲鷄鳴而起方趨問寢之時龍躍以飛俄繼中天之統彛倫秩叙歴服延洪永惟二典以還亦既千載於此高皇於漢無神器之傳太宗於唐非儲闈之正孰與以明述聖自祖及孫當垂拱以襲堯盡君之道爰詢謀而命禹若帝之初獨冠百王同符

隆古臣適際離亨之會叨分邊瑣之麾跂望清光欣霑
殊渥但與林篁之衆咸有葵藿之心

謝登極赦

維帝出震與物為春在舜紹堯眚災肆赦爰孚大號實
本舊章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誠足以格幽明德足以侔
高厚養以天下嗣萬世無疆之休洽于民心思匹夫不
被其澤聿觀載籍具在典儀周有大賚蓋惟初基漢與更
始但為故事未有重規疊矩一視同仁率循繼照之初

備舉好生之典臣遭時華旦假守遐方葵藿傾陽式謹
朝宗之義蓼蕭零露敢忘滲漉之恩

賀壽皇聖帝尊號

舜薦之天以禹傳九疇之正乾稱乎父則震成六子之
功𡨚夏榮懷宗社嘉賴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
德及動植孝通神明素隆藝祖之丕圖聿受高宗之大
烈方邊鄙不聳盖閭中國之至仁而羹牆靡忘欲行天
下之達禮遂辭尊於南面爰致養於東朝况夫歷數有

歸彛倫攸敘惟聖知聖繼今實為萬世之休可名非名
舍此曷表一人之意雖六言而甚約與二典以相輝臣
假守遐方遭時盛事上未央之壽正隔於清光說稽古
之書尚修於薄伎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皇帝

歷數有托而伸堯母之尊謳歌攸歸則本禹疇之敘粵
惟自昔莫若方今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恭敬溫文聰明
睿智乃眷壽皇之顧聿懷神器之傳為天下得其人遂

忘南面為人子止於孝式奉東朝惟太極之生兩儀與三聖之守一道未之嘗見可以擬倫臣叨備符分阻陪旅進雖恭想瑤池之宴與世相忘然永同沔水之宗自今以始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壽皇聖帝

堯天逾遠方切於追懷文母彌尊益隆於負奉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躬上聖之質嗣中興之功歷年於茲薄海無事舉從恭默極為人子孝之思竟托倦勤

決以天下遜之計欲備東朝之甘旨不知南面之崇高
二典所無百王何取臣叨分符守阻造周行富貴無足
解憂幸粗知於大義謳歌咸曰與子願永暨於同心

立后賀皇帝

父作子述增光典謨身修家齊匹休南雅屬彌文之具
舉罄羣聽以交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繼天
之統深惟内則莫隆嬀汭之風粤自初潛元重塗山之
選爰稽謀於慈極以秩正於中宮於以成未央奉觴為

壽之歡於以對長樂含飴弄孫之福遐觀往古孰盛當
今臣假守偏城欣聆鉅典俾縻廩稍曽無僕馬之勞當
課農桑以廣耕蠶之化

賀皇后

維帝出震維坤承天宗社榮懷華夷康共恭惟皇后殿
下德足以配任姒功足以佐唐虞肇開青宫及建皇極
問安六寢嘗同共子職之勤正始二南又得化天下之
道以鷄鳴之盥櫛成象服之委蛇可謂日並月明風自

火出臣欣聞郵置阻預歡呼雖幸雲龍共覩聖人之作

自憐僕馬曾無臣下之勞

皇帝登寶位進奉銀

重明繼照當班瑞羣后之初一德尊天幸貢金九牧之

舊上件銀地不愛寶而後出人不易物以為珍敢修任

土之儀庸見來庭之義箱篚不腆斧鉞奚辭

謝賜歷日

通天地人大一王之作統協時日月馨四海以朝宗拜

賜甚榮奉職惟謹中謝竊以歷之疏密代有革因原於日積之餘分撥以歳差之衆說及大衍而始定至統元而加詳自有此書莫如今日恭惟皇帝陛下不愛其道以覺斯民乜元會之肇修當三陽之總至凡兹敬授皆所裁成徇以孟春昭示人臣之憲覿之挾日誕敷都鄙之和臣敢不奉以周旋勤於勸課及豳風之寒暑秩敘農功同魯史之春秋寶爲邦典

紹熙改元賀皇帝

一元之建雖曰舊章二美之并茲惟盛事中賀竊以策
書所記年號則多有以守成而愧揖遜之君至於更化
則非沿襲之意未若二聖親傳於大寶兩朝無著於隆
名播告多方超踰前古恭惟皇帝陛下審時所上親政
於初遠惟紹大業之難近思熙庶績之廣聿稽堯舜之
典合為禹謨奄有夏商之年布在周歷臣謬持使節欽
誦誥書協時月正日敢有不恭道德意志慮愧非其任

賀壽皇聖帝從吉

三年一祫率古舊章四海八音與民同樂宗祊嘉賴臣庶榮懷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孝足以通神明德足以施孫子宜享厚報而備聖人壽之福宜居常尊而極天下養之歡與國無窮自今以始臣粗知善頌久去周行喜共遐方復見舜琴之御瞻言廣内莫陪漢蹕之朝

賀壽聖皇太后從吉

舜畢三年共為子職漢朝五日燕及孫謀中賀恭惟壽

聖皇太后殿下維德是行以慈爲寶親見重華之盛永膺至養之榮長樂東朝肇稱於吉禮瑤池西母茂介於修齡臣屬原隰之載馳喜舊儀之復見龍旗鳳扇想浮慈福之春寶殿玉巵奠扈未央之駕

賀壽成皇后從吉

式協靈辰肇稱吉禮天人底豫宗社延休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周母嗣音虞嬪著德長樂宮之養尚小前規內司服之衣率循彝典親見累朝之盛永陪慈極之

尊臣屬職馳驅阻前賀舞袞龍相映想覲廣内之儀韶
鳳來翔仰祝後天之筭

至尊壽皇聖帝冊寶賀皇帝

親傳大寶懼功德之不宣恭上鴻名質詩書而何媿重
闈燕喜率土榮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配唐虞行殊
曾閔謂孝非直養莫如得四海九州之心謂禮有常尊
孰與兼五典三墳之號寫之琬琰炳若丹青以彌隆報
之文以永昭垂之聞昔漢之尊太上與唐之事明皇羣

臣萬歲之稱早嘗擁篲二聖重歡之頌竟亦磨崖以方熙朝皆有慙德臣欣逢慶事越在遐方雖揚厲鋪張莫預觀光之列而詠歌嗟嘆曷勝報上之誠

賀壽皇聖帝

元年正月恭上徽稱五日一朝永膺備養乾坤豫順夷夏歡呼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體道之真遺物之累成功不宰妙合先天之天聖德無稱亶為衆父之父尚從人欲爰舉邦彛惟富有四海之内之謂尊惟尊

居一人之上之謂至以言乎壽則歛箕子之福以言乎聖則集孔子之成肆衷朝野之談無採典墳之號於焉歸美是亦强名臣幸際昌朝親逢盛事吉禮嘉禮雖莫預於觀光大書屢書豈敢忘於善頌

賀壽聖皇太后

慈闈備養聖子垂休懽騰桂宮美播玉牒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福為晉母德配坤元率先釐降之風克諧舜孝光輔思齊之化丕顯文謨惟重規疊矩之相承

致偉蹟宏休之間見臣繆持使節阻造朝班聆盛事之鋪張不勝鼇抃與生民而鼓舞殆若鳳儀

賀壽成皇后

響珮而朝夙嚴內助鏤玉之牒式播徽稱實為邦國之榮豈止宮闈之慶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母儀克正陰教聿修以周南肅雍成天保治內之化以坤道柔順贊乾元資始之功丕揚宏休允屬嘉會臣繆持漢節阻造周行聆顯冊之輝煌預編氓之踴躍

賀皇后

夤奉慈顏職勤擲繼載揚丕典懽動宮闈彌文畢張溥海胥慶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母儀範俗女則冠倫關雎自北而南蓋由正始天保以上治內悉本躬行值册寶之告成肅褘褕而稱慶臣阻持漢節莫遂周行聞縟禮之修明與編氓而抃蹈

壽聖皇太后冊寶賀皇帝

奉長樂之觴制獨尊於丈母儀曲臺之典禮尤謹於湯

孫儀文畢張天壤交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夙推孝治得自家傳謂侍膳問安猶想含飴之樂而宅中圖大敢虧報本之誠宜彤管之巍煌與寶章之焜耀仰瞻慈極夤奉徽稱臣將指南州馳悰北闕鳳儀獸舞忻縟典之修明烏躍蟲鳴預編氓之抃蹈

賀壽聖皇太后

太初之有太素莫與同尊文子以及文孫昌勝歸美爰升顯號用答羣瞻中賀竊以老氏三寶唯聖為能箕疇

五福以壽爲貴克幷盛美誕受彌文永惟女史之傳未有毋儀之懿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行合内則道濟中興輿武造周名在九人之列自堯傳禹功爲三聖之叅宜極揄揚以昭報稱臣欣逢盛事越在遐方呼萬歲者三雖莫陪於善頌襲六經爲七尚願繼於前聞

賀壽皇聖帝

慈闈就養遼辭南面之尊縟典告成恪謹東朝之奉禮文交舉海縣均懽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軼

漢唐行高曾閔謂聖德無以加孝敢怠躬行雖天下不足解憂益勤色養載衍鴻儀之慶常懷鷄寢之安臣叨擁使軺阻窺仙仗上萬年之壽莫與鳧趨聞三楚之謡第深鼇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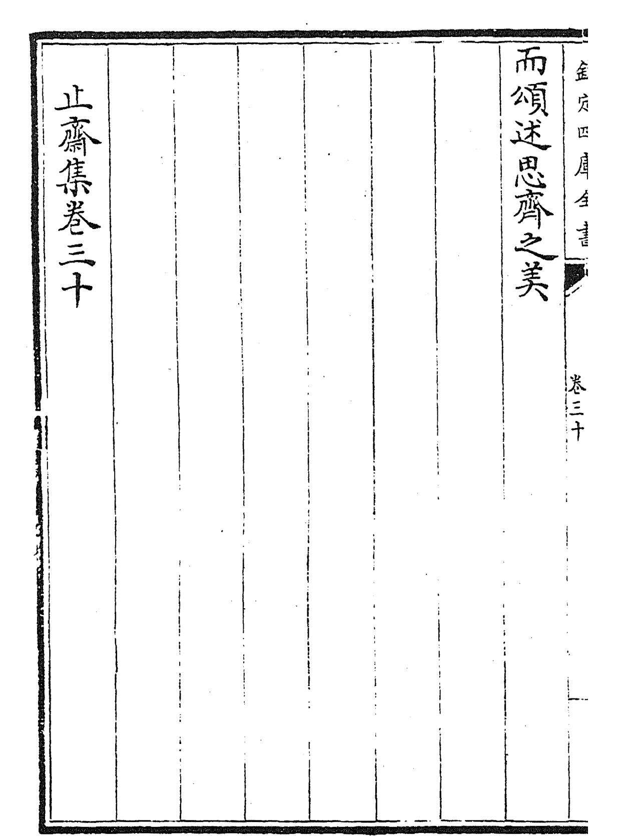
賀壽成皇后

尊歸慈極夙嚴婦事之誠美播徽稱交舉禮成之慶聲傳桂海歡動椒闈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子育羣生母儀六合采古事而著女則史誦宏休為京婦而媚周

姜詩歌懿範飾褘衣而備養燦玉檢以揚休臣幸際昌期適符明命宫庭雖肅雖莫窺長樂之班原隰馳驅猶欲賦思齊之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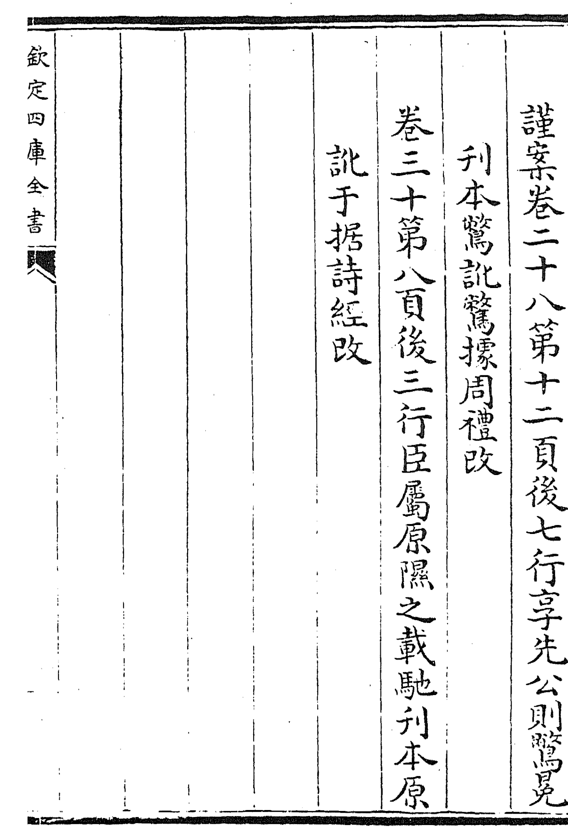
賀皇后

寶冊揚庭尊歸北闕御輿至閤制謹西廂懽動慈闈孝形薄海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躬履節儉性鍾恵和司服陳儀載想褘褕之敬尚官贊禮奠修棗栗之恭式奉徽稱尤嚴内職臣遐聞縟典阻造清朝但揄揚卷耳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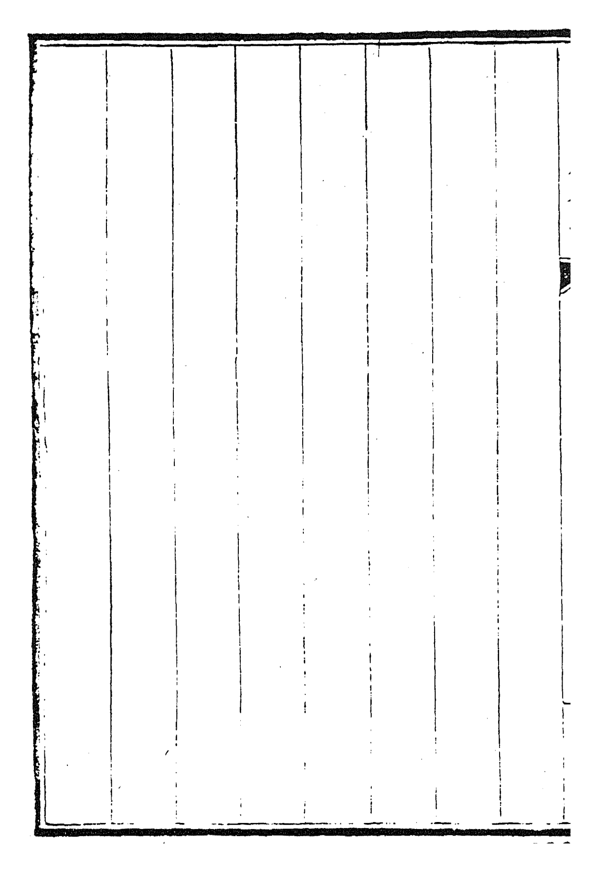
而頌述思齊之美

止齋集卷三十



謹案卷二十八第十二頁後七行享先公則鷩冕刊本鷩訛鷩據周禮改

卷三十第八頁後三行臣屬原隰之載馳刊本原訛于据詩經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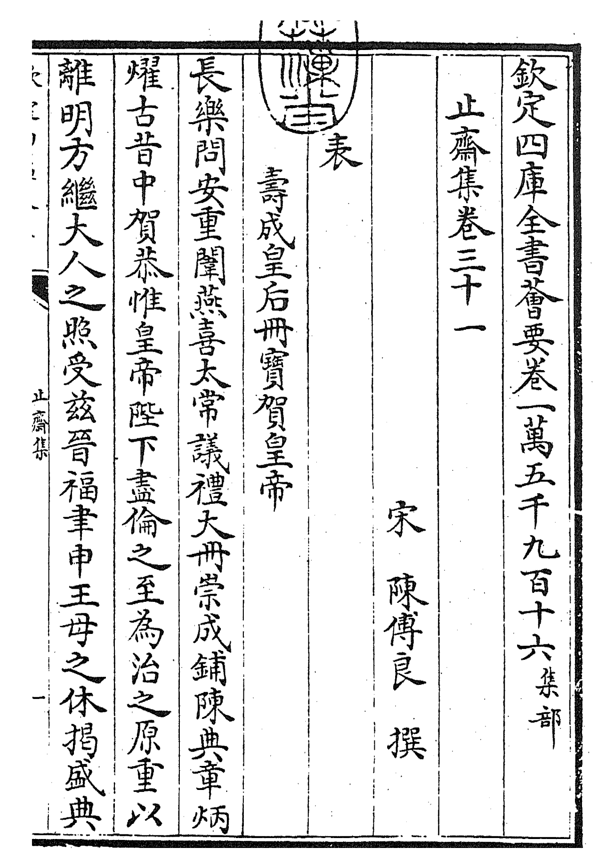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葉　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止齋集卷三十一至三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止齋集卷三十一

宋　陳傅良　撰

表

壽成皇后冊寶賀皇帝

長樂問安重闈燕喜太常議禮大冊崇成鋪陳典章炳燿古昔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盡倫之至為治之原重以離明方繼大人之照受茲晉福聿申王母之休揭盛典

於熙朝燦縟儀於顯冊三宫衍慶千載同時臣阻詣漢
庭尚于周隰麟趾騶虞之化幸際風移雞鳴鶴駕之朝
莫陪旅進

賀壽皇聖帝

五日一朝俱享玉巵之奉六宫九御載揚寶冊之文邦
國有光臣民胥慶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重華
稽古正始齊家事親以萬國之歡虞嬪是相夢帝有九
齡之子丈母彼同方游神於穆清之宫而垂世皆希潤

之典臣繆叨乘傳適阻稱觴雖莫陪鶴駕之朝覲光禁
籞尚能述麟趾之化流詠河洲

賀壽聖皇太后

鶴駕問安夙備西廂之敬螭軒成禮尤嚴北面之朝盛
事罕聞鴻休疊出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助成陰
教賛佑皇圖式符坤德之元尊爲聖母爰作離明之兩
親授神孫適昭揭於徽稱宜恪恭於婦職臣繆將使指
遠去朝行雖莫趨長樂之班但遙賦關雎之詠

賀壽成皇后

三壽作朋備極慈闈之養重明麗正前陳寶冊之文振古所無大邦之慶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虞嬪匹美文母齊芳衫衣鼓琴克相重華之化寢門侍膳聿成正始之風惟二十七載之明昌宜億萬斯年之稱頌臣遜聞盛舉欣遇明時雞鳴鶴賀之朝雖莫陪於盛事麟趾騶虞之化尚能播於聲詩

賀皇后

徽冊有光尊歸北闕尚宮前導制舉西廂彌文煥然內則嚴甚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贊裨孝治修潔母儀褕翟褘衣寅奉執笄之禮根車羽盖載嚴問寢之朝式當寶冊之成恭想玉卮之奉臣冒持漢節阻遥周行遡閶縟典之肇修自慶愚生之幸會

皇后冊寶賀皇帝

書周正月粵若始年建漢長秋兹惟內治三宮燕喜四海瞻依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離明而巽齊乾健而坤順

共為子職必有告榛栗之虔彼以婦功必有獻種稑之種眷言中饋肅自初潜式陳玉冊之文用正椒房之號於以端本豈徒示恩臣乘傳於兹趨庭罔及關雎正始當明承教化之由卷耳審官敢在知勤勞之數

賀壽聖皇太后

慈闈問安夙謹東朝之事正宫備冊載修北面之儀鋪揚典章慰懌中外中賀恭惟壽聖太皇太后殿下德尊聖母謀畀神孫謂九重端冕之儀早垂內則而再拜執

笄之禮首建中闈既陳褘衣庸備玉牒臣逖聞縟典阻
造外庭望紫闕以傾馳與蒼生而瞻頌

賀壽皇聖帝

迪從子保喜承長樂之顏先欲家齊親畀塗山之助再
揚顯册盡出宏規彌文畢張率土稱慶中賀恭惟至尊
壽皇聖帝陛下以身為度於禮不愆凡后妃嬪御之常
悉循古制而父子夫婦之正曲盡人倫粵其嗣太姒之
音足以正二南之始式陳玉檢用建椒闈臣遠去朝行

謬將使指雖欲殫於頌述曽莫究於形容

賀壽成皇后

坤象承天甫就吉甘之奉家人正位仍嚴笄總之朝宏休載揚盛事創見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化由治內道本家齊謂嗣聖御圖適萬乘龍飛之旦而尚宮奉冊修九重燕寢之儀式昭六服之常肩備三宮之養臣驅馳周隰瞻望堯階聆寶瑑之鋪張與編氓而抃蹈

賀皇后

貢金九牧夏統惟新正位六宮周儀攸重於穆椒房之號有光彤管之書中賀恭惟皇后殿下作配乾潛同功坤載舜鼓琴被袗克傳嬀汭之規禹菲食甲宮實變塗山之美長秋初建諸夏宗依而已極父父之尊榮將以垂孫孫之矩範臣瞻言京室頌詠河洲獻穜稑於王遥想躬行之事采藻蘋於澗益觀丕變之風

湖南提舉謝到任

重明麗正方此第功五大在邊率然冒寵業未免宜黜

得遷之議臣不勝以榮為懼之情中謝竊以蕞爾桂陽
鄰於嶺表自升軍額將五十載之間可紀守臣纔一二
人而已然必宣勞而滿歲迺能循次以為州未有即賜
除書遂將使指輒衡陳於當路皆度越於它邦周會王
人徵亦序諸侯之上漢置刺史始皆屬丞相之官豈容
如臣亦預茲選重念臣腐儒無用假守罔功勤不足以
蓋荒政之愆庸不足以塞曠官之責顧專城而不理況
闔部以安施雖幸遭時以政拙心勞而見錄未知善後

將力小任重之為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自天出寧如日委照敬識百辟之舉無有幽深允釐庶績之熙不遺微細遂令庸冗輙沐恩榮臣敢不懋明詔條采聽謠俗平頒興積庶將自古以有年懋遷化居不失與民而共利

提舉司謝賜歴日

夏時三之日振古如茲周歴萬斯年自今以始凡當敬授悉賴裁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為天所命

受三朝之圖籍罔不朝宗在七政之璣衡皆如軌度迺頒初政爰布新書臣濫職將明當思考協不違咫尺既同拜賜之榮敢離須臾而怠觀風之事

湖南轉運判官謝到任

乘傳彌年缺然補報將輸所部滋甚光華中謝惟本朝行仁政之原自諸道置計司而始孰為之說浸失其傳不知國家之意本以勝暴殘但曰藩鎮之財聚而歸公上由是多故至於中興雖懷惻怛之心莫奉丁寧之詔

惟聖有作視民如傷疇咨廷紳申固邦本方當講求民瘼之際宜得布宣主德之才深明盈虛稍務損益顧以兹事付之臣愚伏念臣學不過於虛談仕未離乎嘗試曷期衰暮偶際休明且治郡徒勞初無毫髮之効況察州不敏近在目睫之間以自知之甚明將大幸之難再云胡隆委得以次遷恭惟皇帝陛下豈弟作人高明覆物謂曠日持久或有盡知情偽之長謂便道之官庶無數易將迎之患遂令庸冗有此僥踰臣敢不對越龍光

勉旃篤力苟不至乏絶以重貽屯所之憂則有條便宜當漸為來者之計

湖南提舉賀慶節

太極之生兩儀尊無與並嵩高之呼萬歳喜不自勝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配百王心游太古行堯之道莫測於聖神薦禹於天復由於順受適紀誕彌之旦永膺滋至之休臣將指荆湖馳心魏闕兕觥為壽雖莫綴於清班石崖可鐫豈敢忘於善頌

湖南運判賀重明節

地闢天開聖作明述於赫重離之運有來載震之祥中賀伏以禹相舜歷年之多武繼文受命之固昔嘗聞於六藝今親見於一時恭惟皇帝陛下允執其中聿修厥德斂時五福豈惟敘有夏之疇與我九齡抑又過成周之歷臣濫將使指嘗簡睿知若帝之初雖阻闕廷之觀禮如山之壽但瞻衡嶽以為詩

重明節進奉銀

後天祝筭既同嵩嶽之呼任土貢珍爰致荆州之品前件銀氣鍾清淑產類朱提侑萬年之觴深慚微幣得諸山之賚願賦休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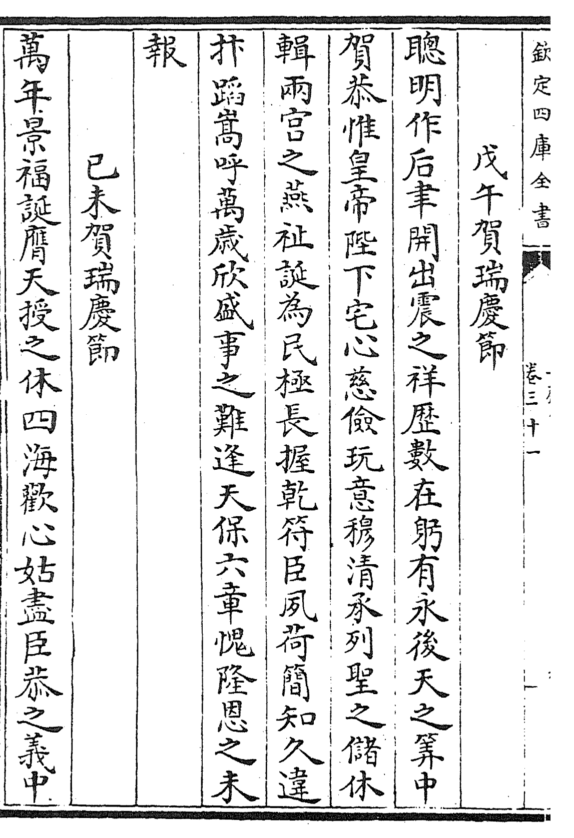
丙辰賀瑞慶節

長發其祥自一陽之生子誕彌厥月當六位之成乾宗社寵嘉華夷欣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乂剛健日新省事清心獨冠百王之上深仁厚澤丕承列聖之傳於萬斯年自今以始臣頃叨虞侍最荷簡知屬當去

極之遙阻在奉觴之後貽田下燭常對越於奎文舞蹈
永歌但熙然於堯壤

丁巳賀瑞慶節

地闢天開爰紀大來之慶川增山壽咸輸美報之誠中
賀恭惟皇帝陛下典學光明性原溥博澹然無欲裒六
藝以自怡聖矣不居守舊章而唯謹是宜誕為民極永
荷天休臣介在遐陬阻陪盛事每慚陞眷曾無圯上之
一編竊幸餘生猶有華封之三祝



戊午賀瑞慶節

聰明作后聿開出震之祥歷數在躬有永後天之筭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宅心慈儉玩意穆清承列聖之儲休輯兩宫之燕祉誕為民極長握乾符臣夙荷簡知久違抃蹈嵩呼萬歳欣盛事之難逢天保六章愧隆恩之未報

己未賀瑞慶節

萬年景福誕膺天授之休四海歡心姑盡臣恭之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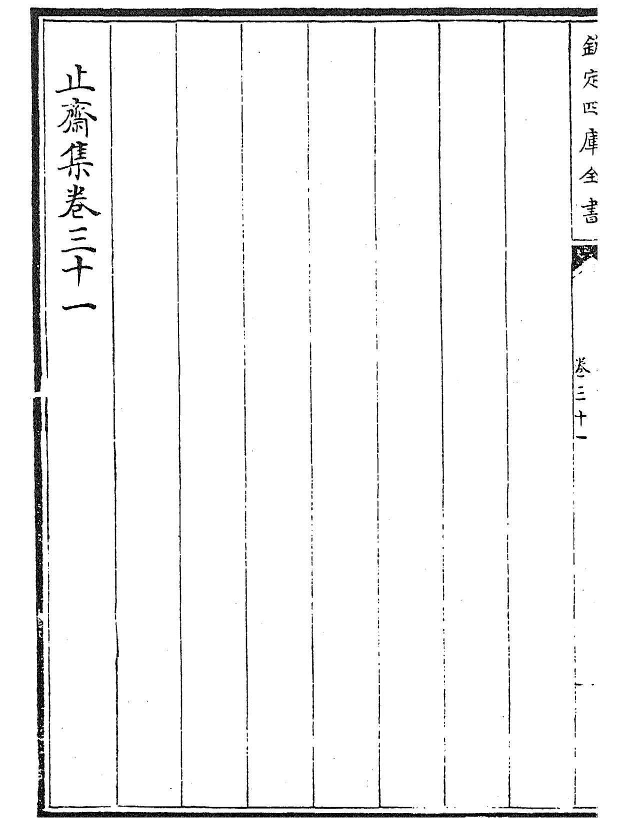
賀恭惟皇帝陛下道無偏陂學有緝熙燕及兩宮增聖
圖之廣大陶成多士粲王度之清夷肇開震夙之期永
享熾昌之壽臣蒙恩至厚抱釁滋深積五稔之凌兢無
一毫之覬幸衣冠甚偉雖阻預於耆英畎畝不忘但欣
逢於華旦

謝中書舍人

代言之任與政相通顧惟何人亦在此選中謝臣聞惟
虞夏商周之世有謨訓誥命之書至於兩都亦稱七制

要是人主猷為之盛見於儒臣文字之工惟其相遭是以不朽然則鄒枚而下詞藻豈謂之乏人魏晉以來號令不聞於傳世雖僅存於職掌曾何補於治功洪惟本朝追並隆古慶歷元祐之際豈非千載之一時歐陽蘇軾之徒故有六經之遺意式至今日作興斯文由此觀之則臣幸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虛心無我立政惟人方且視民而如傷未嘗以位而為樂凡所播告無非休明臣敢不益勵初心以期後効必也緝熙光明之學至

於令終庶乎草創潤色之文可以行遠



止齋集卷三十一